

游踪

探访庙山之妙



游人在南涧县庙山高山草甸踏青赏花。(摄于3月7日)
庙山位于南涧县乐秋乡与巍山县交界处,海拔2500多米,有高山草甸、杜鹃林和原始森林,生态良好,景观丰富,风光独特。
[顾正林 摄]

□ 杨训波

庙山之妙,早些时候就有耳闻,今年3月的一个周六,南涧县文联组织县作协和县摄影家协会部分会员到庙山开展采风活动,邀我前去,我欣然赴之。
当日清晨六点多,我们驱车从南涧县城出发,行至半路,因道路湿滑,车辆慢行,我们只好徒步而行。行走在山间小道上,放眼四望,就见田野、村庄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中。徒步穿过水磨坊,再过马龙潭,有人驱车来接,我们便上车直奔庙山而去。抵达庙山村活动室时,时间已是八点多,稍事休整,我们开始了这次探访之旅。
我曾听说庙山曾叫妙山,因此此

次前去,我便一心想去寻找庙山的“妙”意。
当天,庙山村村民普廷周前来看我们做向导。80岁的他曾当过兵、当过原乐秋苗族的书记,当过老师、做过护林员和村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的他带着我们走在高山草甸间的小道上,朝着有万亩之称的马缨花林走去。他边走边给我介绍庙山的来历。
庙山地处南涧县乐秋乡之北端,北接巍山县巍宝山乡,东连南涧镇白云村。明朝时期,朝廷曾在这里设了一个哨卡。朝廷派驻在这里的守卡之人,在此安家落户,庙山村便由此而来。当时,一条茶马古道从乐秋乡的薛家湾延伸而来,过永安桥后,再爬坡过坎之后

便到乐秋街村。当年的乐秋街村有一个街场,也是乐秋公社的驻地。马帮到这里歇马停留后,再继续往坡上走,穿过庙山之后,就到巍山山界了。如今,随着乡村公路通达,这条古道才渐渐被公路所取代。
看着茂密的森林,我们的话题转移到生态保护上。普廷周说:“为了保护林木不被他人盗砍,我们真是豁出去了,可以说是视死如归。”听完他讲述的植树和护林往事,我觉得,这就是老一辈人留给大山最珍贵的承诺,也是庙山能拥有今日茂密植被的根基。

走到高山草甸的尽头,路便朝着林中延伸而去。行走其间,不时就有一株马缨花突然闪现眼前,那火红的花朵,像春天的笑靥,灿烂在绿叶间,让人喜出望外。
这里的马缨花并非成片地生长在一起,而是这里一株,那里一株地生长着。她们所开的花也不尽相同,有艳红的,也有玫红和淡红的,有的是白色,还有的是黄色。

站在一株开着红色花朵的马缨花树下,抬头就看见远处有一株开着白色花朵的马缨花,似乎在向你招手了,待你奔到那株马缨花下时,不远处又有一株马缨花在引你去看了,可以说是十步之外必有惊喜。行走在林中,我发现这里的马缨花树成片地生长在一起的确不多,她们是这片林地的天使,随意地在林中行走,走到一个地方,觉得该在这个地方开上几朵红花了,便在这里生长下来。
当天,当我们爬过一个山坡,走进一块平整之地时,就见开着红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两株马缨花紧紧挨在一起,在她们身旁,又有几株红色的马缨花各自站着,似乎在为她们守望,背后是其他的树木,成片地围着她们。

再往前走,过了一个山坳口,穿过马路就有一片草地,草地一侧有一条林间通道。穿过通道,两棵紧挨在一起的马缨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里是爱情打卡地。”一到马缨花盛开的季节,附近的年轻男女就会来这里打歌,渐渐地就成了“爱情打卡地”了。离这两株马缨花树不远处,建有一个“鸳鸯殿”。离“鸳鸯殿”不远的树林间,有一条小道通往仙山寺。

仙山寺的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南诏国时期。当时,庙山属于军事哨卡,商旅驿站与税卡三重要地,扼守巍山与南涧往来通道。南诏国灭亡后,部分人隐居到庙山一带,他们尊崇中原道教,在山顶建修行。元末明初,驻守庙山哨卡者与乡民合力修建寺院,奠定了仙山寺的基本格局。明清两代是仙山寺的鼎盛岁月,殿宇数十间,晨钟暮鼓响彻山谷,香客与马帮络绎不绝,成为彝、汉、白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之地。

有人说:“庙山之妙,在于这里有传说、有文化、也有风光。”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当我给一朵大红的马缨花微拍时,突然想到,也许就是我所面对的这棵马缨花,古时文人墨客曾面对它作过诗、作过画,今人面对它时,我们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只是想法有了不同而已,有人要拍照发朋友圈,有人要写文章发公众号,有人要拍短视频发视频号。山依然是那座山,花依然在盛开,只是看花的人不同而已。也就在那刹那,我才突然觉得,庙山之妙还在于今人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出来的传奇:公路代替了古道,汽车代替了骡马,过去的苦日子已成为历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过上了新生活,一幅“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乡村和美图正在大山深处铺展开来。

天天桃花

□ 姚静

我出生在一个草根家庭,在剑川的大山里长大。从小没有见过什么名花贵木,记忆里的花木都是极其普通寻常的。桃花是其一。
印象中,剑川的山村与桃花是分不开的。每每回首往事,那些山脚下的小山村,村口总是立着一棵艳艳的桃花,在春风里开,在春雨里落。每忆此景,我眼前就像播放动画漫一样,有粉色的花瓣徐徐飘落。
那时候很穷,山村显得格外贫瘠、落寞。一棵粉红的桃花,是山村最美的点缀了,难怪我会念念不忘。桃花渲染出山村的明媚,山村是桃花老去的背景,它们相依相靠。
旧栗坪是离我们林场最近的村子,村里有一所小学校。说是一所小学校,其实只有一个老师。我在那里读到小学三年级。旧栗坪有二三十户人家,高矮不一的红泥土墙房散落在山脚下。那些红泥土墙房屋低矮,长年烟熏火燎,梁柱漆黑,蛛丝缠绕。远远看去显得老旧残破,黯淡无光。唯一能让这个

山村鲜活灵动起来的是桃花。
春天来了,山风软了,不再凌厉逼人,山林里松涛的呼啸声也弱了,世界变得清静安宁。桃树黧黑的枝条迅速转青,一个个花苞鼓凸起来。那些花苞一天一个样儿地变化着,先是青紫色萼片紧紧包裹着的花骨朵慢慢胀得滚圆,然后滚圆的花骨朵裂开一条缝,微微吐出一抹粉红,变作一个饱满的花苞。又过一两天,“噌”的一声花苞破了,一两片花瓣试试探探地打开。第二天早晨,抬头一看,呀!五个精巧的花瓣全部打开了,一朵桃花笑盈盈地开在枝头,带着令人怦然心跳的娇俏。桃花蕊蕊处会渗出几缕殷红,沿着花瓣往外渐渐淡去,它粉艳的颜色便有了深浅浓浓的层次,灵秀妩媚。满树桃花不呼号令,各开各的。它们前前后后,零零星星地开放。树上的花朵由疏而密,颜色由浅及深,等到满树花朵盛开,一片浓艳,春已深了。桃花的粉艳又会随着时日慢慢褪却,至凋零时几近于白色,带几分惨淡,恋恋不舍地挂在枝头。杜甫有诗云:“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映浅红”,真切写出桃花开放时花朵疏密有

致,颜色深浅相融的景致。
那时候,旧栗坪栽种的桃树都是没有嫁接过的毛桃,花瓣单薄,颜色粉艳。它们东一树,西一枝掩映着山村老旧的房屋。黯淡的土墙,苍黑的屋檐在桃花明媚的映衬下生机勃勃起来,有了清丽明媚的气息。山朗,水秀,桃花红,是这个山村最美的时候。
桃花是先开花后长叶的,花开时一树粉艳,叶子不过零星几片藏在其间,温暖的感觉便从满树繁花上升腾起来,在山村上空萦绕不散。黄昏时,再添上几缕婷婷袅袅的炊烟,家园的气息越发浓郁了,仿佛有亲人的召唤声传来。这是定格在我脑海深处的一幅画面,是我关于故园最久远的记忆。
桃花凋谢时花瓣片片飘落,在每一株桃树下轻舞,凄艳唯美。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脚下泥土小路上落了一层粉嫩的桃花瓣,不忍抬脚去踩。仰头只见半树残花,七零八落,春色将尽,心里无端惆怅起来。
桃花是一种极普通的花,不挑土地肥瘦,不论人家贫富,宫墙内,竹篱外,随处可见。它大众化、家常化的美,入

诗人画也十分相宜。我知道最早的一首桃花诗是《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朗朗上口的四言短句,写出了桃花之美,之丰腴,之艳丽;我知道最美的一把扇子是桃花扇,透着李香君鲜血的桃花扇,既是爱情的信物,也是民族气节的象征;我读过最美一篇与桃花有关的文章是《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世外桃源成了多少人向往的地方。
长大后,我见过不同品种的桃花,有单瓣,有重瓣,有深红,有浅粉……可是一提起桃花,跃上心头的还是旧栗坪的桃花,它们立在村口,站在路边,倚着水磨房,靠着竹篱笆,一树一树轻软的粉艳,天真烂漫,笑春风。
我想念桃花的时候,就是想念那个小山村的时候。



民俗巡礼

洱源庄稼会

□ 北雁

农历二月,滇西北高原在和煦的春风中苏醒,一年一度的洱源庄稼会也就如期到来了。
在新华字典里,“会”指的是多数人的集合;在汪洋恣肆的云南方言体系里,“会”还特指某个地域定期不定期举行的各种物资交流会。洱源位居洱海源头,风光秀丽,物产丰饶,二十多个兄弟民族在这块土地鱼水相息,和谐共生,在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形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集会,在交通不便的云南山地如同光阴的活化石,既是各族人民生活生活的见证,同时也是当地人民一种重要的生活与风俗形式。
洱源的庄稼会会址,位于县城东北大约十五公里的三营镇,这里土地平坦,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交通便利,昔日的茶马古道和后来修建的214国道及大理高速公路就从镇中自南向北通过,足以辐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和与之相邻的川藏地区,每逢会期,接连十几天时间,汉、白、彝、回、藏、纳西、傈僳等各民族兄弟从滇西北大地的四山八岭间一起涌来,熙熙攘攘的三营镇的街道顿时成了当地人民的节日大联欢之地。各种语言交杂,各种艳丽的民族服饰穿梭其中,各种美食物产纷繁陈列。我家就住在三营镇隔壁,每逢会期,不论事务多忙,我总要安排出一天时间到会上逛一逛,转眼十几年过去,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游迷”了。
洱源是个传统的农业县,庄稼会的来源其实就为农业生产。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大地已悄然披上绿装,这个时节,人们最紧要的事务就是春耕。一条露天的集市,人们把货物摆在道路两侧,菜籽、稻种、玉米种、薯类、葱头、老姜,有的摆成排,有的垒成山。其中最惹眼的要数菜苗,黄瓜苗、青椒苗、荷包豆苗、茄子苗、芸豆苗,你别看这刚出土的苗又黄又弱,移栽下地后浇点肥浇点水,就能发了疯似的长,照管得当,就等着秋天后园里走瓜流果吧!从南向北再从东向西一番往返,正可以在这密集的人潮中慢慢筹划自己一年的农计。当然出门以前,人们往往已经做好了计划,但出门和别人聊聊天看看行情,说不定又改主意了。收田种地,只顾埋头苦耕不看路,还是很挣得到钱的。
隔壁的农具市场,总是锄棒、铲棒、连枷、竹耙堆积如山,到如今这个工业时代,竹筐、背箩、麻绳、粪箕等手工制品依旧那么抢手,锄头、铁锹、镰刀、锤子等农具同样还受人欢迎。在鼎沸的声潮中,人们还像往常那样比画、试用,还和早年那样习惯了讨价还价。有时加一块钱或是少五毛钱,一桩生意就这么成了,买的义气卖的也诚信,之前都没见过面的人,兴许就这样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集市中有一大块场地,是专门留给牲畜的。人们喜欢在这样的集市上采买耕牛和驮马,于是集市上便也有了大量的马掌摊、犁具摊、鞍鞴摊。在此之前,有的买主和卖主同样也可能是千里之隔,但恰恰因为一钉半掌的耐用,一袋半包的牢实,一个顾客,他可以等你一年;也为一个个这样的许约,卖货的离得再远,也要拖着几大箱货物反复

孤身一人,最后环视了一下美丽的山河,便跳进洱海自尽。人们得知白洁夫人跳海,放声大哭,纷纷划着渔船去打捞她的尸体(后来兴起的八月初八捞尸会,又叫耍海会,就是为了悼念白洁夫人)。南诏王皮逻阁攻破邓城后,听说白洁夫人已经跳海殉国了,也不禁为她的贞烈所感动,传令加封白洁夫人为“宁北妃”,改邓城为“德源城”。
白洁圣妃庙位于洱源县德源城遗址。整个建筑青瓦白墙,红柱朱门,饰以白族雕刻、彩绘,气势恢宏,耸立于森森香柏和古老榕树之中,殿内供奉着白洁圣妃。人们在敬香之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古老传说……
千百年来,白族人民为了纪念贤淑而坚贞的白洁夫人,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的火把节举行祭祀活动。妇女们染红十指,表达对白洁以手拨土寻夫时血染指甲的怀念之情。白洁夫人被许多村寨尊为本主,其封号从“白洁夫人”升级为“白洁圣妃”“白洁圣妃阿梨圣母”,成为与佛同尊的神祇。
“万众皆碑称白洁,家家举火照天烧。”白洁圣妃死后,被邓川白族供奉为本主。现在,洱源县邓川镇修复了“白洁圣妃庙”,意在称颂白洁圣妃的正义、智慧和纯洁的人格魅力,让后人永远敬仰。
白洁圣妃的传说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它歌颂的是坚贞不屈、不畏强暴的英勇行为,其主旨并不在于对历史的评判,而在于对白族妇女美德的颂扬。

大理 姜



巍山:紫藤花开闹春来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阳春三月,正是紫藤盛开的时节,巍山县蒙阳公园和文华山公园里,紫藤花开满园春。紫藤架上,紫藤伸展着弯曲的枝条,你缠着我,我绕着你。紫藤的花,花如其名,带着淡淡的紫,淡淡的香,一串串盛开的紫色花朵,缀满枝头,迎风摇曳,婀娜多姿。站在花架下,仔细凝望那盛开的紫藤,垂帘似的枝条似乎把整个天空都遮住了,那份深深浅浅的紫如瀑布倾泻而下,似在欢笑,似在吟唱,那份馥郁芳香,似蝶蝶扑面,春意浓浓。
[陆向荣 摄]

